

主题文章

评吴雷川在中色神学方面的努力

温以诺、谢贵芳

前言

本文旨在按温以诺《中色神学纲要》倡议的架构 (见下图)，评估吴雷川在建设中国文化色彩神学方面的努力。

图一：中色伦理论 (附经文)¹

要点	中色伦理论	经文
方向	上而下 (天道)	人类由神创造 (诗 139:13-14) 人类按神的形象被造 (创 1:26-27,5:1-3,9:6) 人类蒙慈爱被上帝拣选 (罗 8:28-30) 人堕落后仍得靠上帝才获救赎 (罗 5:12-21)
动力	神恩 + 人责 神助 + 人愿	神主动及一厢情愿与人立约 (创 9:12-17;17:1-14; 出 13:12-18) 人要付上相信、接受、顺从的责任 (罗 10:9-10; 来 11:6) 圣经乃神所启示 (提后 3:16-17) 上帝照管百物 (太 6:25-34) 人愿意接受 (太 7:7-8;约 1:12)
重点	灵性 (神学)	着重人的属灵生命的层面 (路 12:13-21;加 5:16-25)
标准	绝对 (神本性诚信不变, 神话语永存不改) 信行合一 (内里信心、外里言行一致)	神的信实 (诗 57:10;89:33) 神的话之永恒 (诗 119) 信心与行为 (雅 2:14-17)
方法及步骤	奉行七道: 1.听道: 听福音真道, 闻生命之道 2.信道: 信奉真道, 接纳救恩 3.入道: 在基督里得救, 进入真理得自由 4.研道: 查考永生真道, 研究学习圣道 5.行道: 听道又行道, 遵守真道蒙福 6.守 / 卫道: 恒守真道不变, 护卫真道不移 7.传 / 授道: 传扬救恩真道, 宣讲教授他人	罗 10:9-17 反程序说明「七道」及其它经文: • 罗 10:17; 弗 4:21-22 • 罗 10:17; 罗 10:9-10 • 罗 10:9, 10, 16; 约 8:31-32 • 罗 10:11; 诗 1,19:7-11 • 罗 10:15 下; 雅 1:22-25 • 罗 10:12; 提后 1:12-14 • 罗 10:8 下, 15 上; 太 28:19-20

在评估吴氏以先, 在此先简介「中色神学」(即中华文化色彩的神学构思) 的观念及定义如下:

¹ 温以诺、《中色神学纲要》。加拿大恩福协会、1999:77

由中国人用中式意识形态（如耻感文化 shame-culture，非西式罪感文化 guilt-culture）及思维进程（如中色整合型而非西色分异型），研究方法（如相关性及相合式逻辑推理 relational and complementary 而非西式相对性及辩证式 dichotomist and dialectical，黑格尔之正、反、合；合模型境界观念，而非西色二分型 nature vs nurture, religion vs science, cultural vs supra-cultural, etc.），讨论中国人所关切的问题（如伦常之理与祖先神灵荫佑；非西式偏重个人灵魂得救与天堂/天使），用中国人惯用的语词及观念（如“天”、“道”、“天人合一”、“天下一家”），表达及讨论有关神（如三位一体的亲情）跟受造一切的关系（如神人恩约）的一门学问，既有别于西方神学研究，又具中国文化色彩，且適切中国人的处境及经验，故称之为“中色神学”²。

一· 吴雷川的思想架构 / 论据要点

吴氏在他的著作《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自序中开宗明义指出，他写作该书的目的，是希望年青读者阅罢该书后，会「负起复兴中国民族，为中国创造新文化的责任」。³他在引论中指出，他写该书的原则有三：

（一）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分别论述，使它们各自有其园地，公开地任人观览与批评。

（二）不注重已往和现在而注重将来，示人以进步的思想。

（三）以中国为重心，无论是说明基督教，或是讨论中国文化，无非求有益于中国。⁴

因此，基于以上原则，他的思想架构便以此为蓝本：将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分别论述，然后再综合两者来讨论，以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为手段，救国才是他最终的目标。

思想架构：

1. 对基督教及耶稣的理解

吴氏认为，以耶稣为中心人物的基督教，其本来面目并不是如传教士及西方传统所形容的，只着重精神生活的层面，以拯救人个的灵魂为目标，他认为，基督教也关心社会的问题，只不过圣经的作者只记录了耶稣以当时宗教术语的言词及其事迹，而他

² 温以诺、《中色神学纲要》。加拿大恩福协会、1999:58

³ 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上海青年协会，1936，「自序」页 3

⁴ 同上，「引论」页 2

们对耶稣宗教教训背后的意义都不甚理解。⁵因此他认为，要找出基督教的本来面目，「必须自己将福音书中的材料加以选择，集成一篇简短的耶稣事略。再将福音书所记耶稣训言加以排比解释，编成耶稣训言的纲要。更综合耶稣所言所行，推测他的理想和计划，说明耶稣之所以为基督。有此三方面，庶几可以窥见耶稣生平的大概，作为研究基督教的根基。」⁶

基于以上信念，吴氏便重新理解耶稣的一言一行。经过一番研究，他认为耶稣本来的目的，并不是要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而是要成为一个社会改革者，耶稣这个决定主要是因为他对上帝的爱和对公义的认同。

「他一方面用静默的功夫，不断地体认上帝，就是寻思真理。又一方面留心时局，渐渐地明察当时社会的情状。他以上帝的真理与社会的情状相对照，觉得有建立新社会的必要。」⁷

吴氏认为，耶稣一方面对犹太人起怜悯之心，一方面对当时的社会领袖感到失望，于是耶稣既「以父的事为念」，便决定去将上帝的子民拯救出来。

「总之，耶稣的思想是集中于建立天国，而其思想之由来，则是原本于极深刻的宗教信仰，又启发于复兴民族的热诚，这两个动力，有如两大泉源，在他脑海中汇集，成为不竭的灵渊；因而，普济群民，沾溉后世。」⁸

既然如此，耶稣建立天国的策略是如何的呢？吴氏认为，耶稣的计划有两点：第一，改变犹太人的社会结构；第二，改变民族的心理。

「犹太人所想望的是急速地以武力脱离外国的羁绊，宣布独立；而耶稣则是深察内外的情势，要谋彻底的改造。他以为：必须先将国内种种腐败的现象全数扫除，按照真理重行厘定制度，解除人民痛苦，使他们得到真正的幸福，才是建立了新的国家。」⁹

吴氏认为，要能改革社会，必须取得民众和社会领袖的支持。他指出，耶稣本来曾考虑一些方法取得民心，那些方法就是在旷野四十昼夜被试探的经历；即是：利用物质的引诱来博取民心，或用奇异行动（神迹）使人民信任，或先与当权者妥协，以便从他手中夺取政权。圣经记载耶稣否定以上的方法，最后他决定采用说服的方法，因

⁵ 同上，页 92

⁶ 同上，页 11-12

⁷ 吴雷川，《墨翟与耶稣》，上海青年协会，1940，页 123

⁸ 同上，页 118

此，他常与法利赛人和文士讨论，希望赢得他们的支持。¹⁰

可是说服社会领袖的方法并不奏效，于是耶稣便从民众入手，针对当时犹太人传统浓厚的宗教色彩的文化，以宗教术语传递他的信息。

「犹太人原有的社会上一切制度，几乎无一事不是与宗教有关的；因此，要改造社会，当然得改进一般人对宗教的态度。」¹¹

可是，耶稣的努力也没有得到成功，因为人都是自私的，他们只希望得到生活上的满足，当耶稣以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后，民众要称他为王，他那时便知道自己的使命是失败的了。¹²

虽然改革是注定失败，但为何耶稣要死呢？除了因为当时也有很大的反对势力已形成外，他也经过一番思考，才决定自己必须受死。

「他必是想到，依照他原来的理想，本是要取得政权之后，按真理来改造国内的一切制度，使他成为世界上一个新的试验，不但可以从此不受他国的侵犯，并且可使各国知所仿效，这固然是建立天国最大的成功。但如其为时势所限，人力不可以回天，那就只有牺牲一己以与恶势力斗争，使真理的种子传播于人间，终至于发荣滋长，造成人类普遍的幸福。」¹³

从以上得知，吴氏以基督教的本质是上帝国的降临，即是社会的改革。

2. 吴氏评论中国文化的弱点和强处

甲·弱点

(1) 政治长期独裁，对专制的政体已习以为常

吴氏认为，统治的权力应来自人民，同时政府的职责也是为人民服务，可是情形往往是相反的，同时在天子这个含有神权观念的支持下，统治者的权力已到了不可抗拒的地步。¹⁴

「中国自春秋末期以迄于秦并六国，为时约三百年，此三百年间，为学术思想最发达的时代，也正是封建制度崩溃，世无共主，列国纷争的时代。所以生在当时

⁹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页 86-87

¹⁰ 同上，页 34-35

¹¹ 《墨翟与耶稣》，页 95-96

¹² 同上，页 101-102

¹³ 同上，页 90

¹⁴ 吴利明，《基督教与中国变迁》，香港基督教文艺，1981，页 252

的大思想家，除了避世者不谈政治，及自然主义如老庄等，无政府派如许行等反对一切制度之外，其它如儒、墨、法三大家发表政论，莫不趋向于统一王权」¹⁵

(2)政府体系不合时宜，造成贫富悬殊

中国历代以考试来录用官员，但考试内容只限于古书，得到官职的学者未必能够胜任他们的职责。同时也有些人是用金钱来买得官职，贪污成了习惯，保守的土地政策和模糊不清的课税制度使百姓得不到保障，贫富悬殊渐渐突显。¹⁶

(3)对「国」的观念薄弱

中国社会以家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重礼教的背景下，家庭往往被很多由贵族封建制度造出来的规条所捆绑，虽然这些规条原意是维持社会秩序，但渐渐成为人民的负荷，当封建的制度崩溃后，礼制仍然存留下来，人仍然摆脱不了以家为中心，而家族成为一般人关心的对象，国的观念迟迟未到发展，使人对国的感情淡薄。¹⁷

乙·强处

吴氏认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墨子的思想对中国的重建，比起其它的思想所能提帮助可能是最大的，因此，他著作《墨翟与耶稣》，尝试从墨子的思想中找出中国文化值得可取之处。

(1)墨子的「天道」及「义」

墨子生逢战乱，出生低微的他很能体会贫富不均的痛苦。由于当时儒家思想和礼制不能有效地消除社会的流弊，墨子便决定要去改革社会的弊端。¹⁸不过墨要正天下，除了由于现实社会环境的推动外，也因他对「天道」的认识。

「他于是根据人事来体察天道，更原本天道以衡量人事，就自己发见了人生的真谛。因而怀抱济世的大志，要将真理实现出来，以『兴天下之利』，以『除天下之害』」。 ¹⁹

此外，吴氏认为，墨子之「热心救世，乃由于他的人生观是注重在『为义』」。 ²⁰墨子说：「义为天下之至宝」，又说「万事莫贵于义」，又说「夫义，天下之大器也」。他认为义于人生非常重要，所以就算他只是平民百姓，也以改革社会为

¹⁵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页 205

¹⁶ 《基督教与中国变迁》，页 253

¹⁷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页 222-225

¹⁸ 《墨翟与耶稣》，页 48

¹⁹ 同上，页 27

²⁰ 同上，页 31

己任。²¹

(2)墨子的「兼爱」引伸出的「非攻」与「勤俭」

吴氏认为，墨子的系统以兼爱为总纲，从兼爱中分出两大节目，「一是使世界消弭战祸，又一是使人民习为勤俭以养生」。²²墨子认为人民的痛苦，除了因为财富不均外，也是由于人的惰性而成。如贫穷的人能够勤奋工作，而富有的人能够一方面减少浪费，一方面把财富他人分享，社会的大部分问题便得到解决。²³

3. 吴氏的综合讨论及如何用之以救国

分别研究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内涵后，吴氏便综合他的讨论，看看那些方法可以改变中国当时所面对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古代圣贤，也以经济或物质的因素作为生活的基础，而在吴雷川所生处的时代，大部分学者也以「民生」的问题作为解决中国困难的出发点，所以改革经济，自然是吴雷川想到的必须取向。²⁴

既然如此，究竟哪种经济制度是切合当时的中国需要？吴氏在这方面是全然接受了社会主义的，他不是纯粹出自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而是他对耶稣言行的理解中认为，耶稣也是倾向社会主义的。

「论到耶稣，他本是以改造社会为唯一底目的，所以他一生的训言，除了部分是指示当若何修养之外，大部分是属于社会立义的。并且他自身所实行的，也处处足以表显社会主义。」²⁵

他又认为，耶稣是提倡废除私有财产的，而耶稣也主张财产平均分配，当私有财产废除后，一切也变为公有，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原则下，生活也就可以得到满足。²⁶他认为，虽然现在的教会已忘记耶稣在这方面的教训，但初期教会的生活方式，很清楚显示出耶稣教训的精神：

「他们在团体成立时，还能遵行耶稣要改革经济制度的要义，如使徒行传记载：『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又记：『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

²¹ 同上，页 31

²² 同上，页 56

²³ 同上，页 63

²⁴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页 243-244

²⁵ 《墨翟与耶稣》，页 13

²⁶ 同上，页 134

可见教会成立之时，本是一个共产的团体具有耶稣底理想社会的雏形。」²⁷

二· 吴氏的研究方法

吴氏的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方法，是以「功能论」的进路研究，大凡能达到救国、复兴中国民族的，他都兼收并蓄，若有碍改造中国社会的，便一概弃之或不提。

例如吴氏所著《墨翟与耶稣》，他写此书的任务是十分清楚的：

- (一) 证明宗教是有益于人生的，因为宗教是社会改造的动力，；
- (二) 社会主义是可以改善人类不公平的情况；
- (三) 墨翟与耶稣同具宗教的精神，同抱改革社会的宏愿，足为现今中国人效法。²⁸

又例如，吴氏看出基督教最大的缺点，是它对人的精神生活，或是个人的灵魂得救的过份注重。吴氏指出，虽然圣经的记载，耶稣大部分言行都是关心人的精神或宗教生活，但吴氏认为，耶稣最终的目的不是要关心这层面的事，原因有二：

- (一) 在耶稣的时代，整个社会都被宗教的气氛笼罩，而一般人的心态也是满宗教意识的，所以耶稣用宗教术语，便最能使人明白他的信息；
- (二) 大部分的圣经作者对耶稣都没有直接的认识，只能把握耶稣以宗教为题的教训的表面意思，而将这些教训记录下来。

基于以上两点，吴氏认为基督教真正的意义是关心社会的，可是因为以上的原因，人便把基督教的真义扭曲。²⁹

三· 成功或优点

(一) 摆脱西方神学的框框

由于吴雷川自幼受中国文化熏陶，他在四十五岁时才加入圣公会，他的理性思考基本上是没有被西方的思考方法所影响的，所以当他在信主后，开始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作出比较时，他所站的立场自然是从中国文化的思想模式出发，因此他能够看出西方基督教的传统，太过着重精神生活的方面弊端；接纳这样的基督教的大部分是教育水平较低的一群，他们对基督教普遍都没有很深的了解，当来自各方的批评一到时，这群人多数不能有效地为基督教辩护，使人对基督教的成见更深，以为

²⁷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页 104

²⁸ 《墨翟与耶稣》，「引论」，页 15

²⁹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页 92

只是迷信的一种。由于吴氏没有西方思想的桎梏，所以能够指出太过着重精神生活的毛病。

(二) 指出基督教在当时教条化的弊端

他指出，当时基督教的教条虽然可以对我们的信仰作一个简单的定义，有助信徒理解，但很多教条都成了不可理解的条文。更坏的是，教条成了教会之间或教派之间的斗争的武器。「教会既失领导的功能，就专一高谈神学，以拥护自己的威力」。³⁰他认为这样只会使信徒以为接纳教条是信耶稣的先决条件，同时有些教条太过「神秘主义」，使人以为基督徒只是无知和迷信。吴氏认为，这些条文都是不必要的。

(三) 提醒信徒在社会的责任

吴氏在本色化的工作上与其它学者不同之处，在于他不再是局限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理论上和观念上的比较，或是怎样利用中国文化精神表扬基督教的真理，他是要使基督教与我们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和环境所面对的问题发生意义，响应社会的问题，是信徒刻不容缓的责任。

四· 失败或缺点

(一) 被环境决定了内容的信仰

由于吴氏未曾受过神学训练，因此很容易便被某一个环境的特殊需要来决定信仰的内容；明显地，当时救国、改革社会是当前的急务，但若以这些需要来「读入」(read in) 圣经，以致曲解了圣经的真理，便十分危险，这与一些现代激进的解放神学没有两样，说耶稣是为社会的改革而来，是社会改革者，与激进的妇解神学指圣经是太过大男人主义，应把上帝为父的称呼改为女性的称呼的论调分别不大矣。

(二) 基督教只是社会学科中的其中一科

吴氏在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最后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方法，虽然他开宗明义要找出基督教对社会的贡献，可是却利用基督教的真理解释社会主义的可行性，这使基督教与其它的改革社会的主义没有分别，使人以为信奉社会主义的人与基督徒的分别不大。

(三) 颠倒福音的真义

吴氏一向对永生、来世、耶稣的神性都是避而不谈，因为他曾表示，他本人对这

³⁰ 《墨翟与耶稣》，页 113

些方面是很难理解的，他只视耶稣是道德的典范者，是改造社会的最佳榜样。其实耶稣之要来到世间，并不是要为了改革甚么，他只是为了爱人的缘故，甘愿承受了人类犯罪的刑罚，但他却超越了死亡，复活并且升天，拯救人类于罪海，这才是信耶稣的真义，当人奉行真理时，的确可以为社会带来公义与幸福，但这些都不是永恒的事，吴氏把福音的真相本末倒置，实在可惜。

五· 改善方法方案

(一) 精神生活与履行社会公义之平行

的确，基督教所关切的是人如何与上帝复和，但上帝亦透过圣经指示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的准则，「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我认为吴氏否定精神的层面只强调社会的改革，是过尤不及的，既此亦彼的方法应较理想。

(二) 不能假设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接纳基督教的

吴氏为文时，他先假设了人民对基督教都有一定的认识及接纳；可是，大部分的人民最多只视基督教为其中一个宗教，他们的首要问题是：「为何要信基督教？」而不是「基督教能救国吗？」所以本人认为，应先以中国人的文化及性情着手，以亲情神学和家庭神学的基础指出人与上帝的关系。既然吴氏早已看穿中国人对国的观念淡薄，他以救国为目标向人介绍基教只有死路一条，何不就以他所看透的，中国人一直以来均以家为单位的观念，将家庭神学与中国文化结合？

参考书目：

1. 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上海青年协会，1936
2. 吴雷川，《墨翟与耶稣》，上海青年协会，1940
3. 吴利明，《基督教与中国变迁》，香港基督教文艺，1981
4. 温以诺，《中色神学纲要》。加拿大恩福协会、1999.